

李來成家庭

• 農村調查團編 •

李來成家庭

編者 襄垣農村劇團
出版 山西：五權
發行 翰書店
定價 每冊八元

1945.1

李來成家庭

人物：

李來成 五十三歲

妻 五十歲

冬生（大兒）三十二歲

羊生（二兒）二十五歲

元生（三兒）二十三歲

貴花（閨女）十八歲

福娘（大媳）二十八歲

鳳仙（二媳）二十一歲

喜愛（三媳）十九歲

存先（武委主任）二十歲

改英（婦教會主任）十八歲

武縣長、通訊員、伏來、張蓮、村長、張康

佈景：

幕前李來成家院內。

第一幕

(鷓鴣叫開幕，李來成由房內出來繫腳帶穿鞋)

來成：元生！冬生！羊生！（無人答應）×他娘呀，無事人睡安穩覺！
災荒年頭，沒啲打下糧食，家裏冇十來個人吃飯，可以怎麼活呀！一
夜數算就沒啲睡，細想起來，唉！（叫叔）（抽泣）

(唱) 災荒年糧食缺可該怎辦，一夜裏半數算就我作難；雖還有半糧食三
頭兩石，全家九口怎渡荒年？二日病身何堪大兒能幹，老有那
不管由我承當。我一人能動那精力有限，八個人八股心悞地怨天。老
婆們不和好名有打算，又拋米、又拋麵，無人可憐。若要是能轉
變加緊生產，可許能渡過這難年；依我看男和女萬難轉變，只好是分
了家免我掛牽。眼看看東方亮紅日出現，並沒見一人起心似油煎。(

切) 睡可以啦哇，都起哇。(回家)

(隔娥：由自己房內出，手拿洗臉盆，將到書院，從門外來了船救主任改
英)

改英：隔娥，嗰間教會給軍隊做的鞋你收起嚟沒啲？

隔娥：完全收起喇。

改英：(那麼)你趕緊出去收收哇。

隔娥：你先走哇，我隨後就去呀。(到廚房一問，仍提着盆出)這家裏這人
們，連水也沒有，火也快熄啦。(回自己家放了洗臉盆出，走到鳳
仙窗下)，老二家！我去收鞋呀，換起來了，你對她說吧。(走到大
門口又返回)，火快熄啦，今日該老三家做飯理，你對她說出來曬火
。(下)

鳳仙在內：是哇，聽着啦。

(元生掛槍不言，由大門上回自己家)

來成：(由門出，碰見喜愛出來送尿罐)，太陽倒照到屁股上啦，還不起
啦，渡荒年等死哇！冬生，你也不起啲？！

冬生：(出來繫腰帶)起來啦。

來：羊生，你還不起嘍？！

羊生在內：爹，我不是不起，我還病還是斬個（這樣），起我也不去動呀！

來：病就沒好嘍，生上價宵也跟人不一樣。起哇，給咱把鞋口喂上。

冬生：爹咱今天做什呀？

來：咱去担整（運平缺口）吧。元生還不起嘍？！

元生：（在內。以下同。）我昨天黑夜和民兵們集中研究問題，（苦思）嘍，我還得睡睡嘍。

來：怕你沒有你娘個推辭的嘍？睡睡起來了，來判官地担整來！

元：今日我不能動，我不去。

來：當了民兵成了老天爺嘍！我到曬來，當民兵也當不得半升米來！

元：我去給抗屬王楊保馱馱呀。

來：吃上自己飯，光替別人動哇，咱這二畝地不用種嘍？（冬生給小羅頭）你是去不去？

元：不去，我去優待抗屬呀。

冬：爹，你跟他亂那幹什哩？叫有人聽着了笑話呀！咱走吧。（下）

來：這時候，（取繡線）你在家裏個收，個收，（游來游去）不知說些弄什麼嘍，叫冬生家，羊生家送判官地飯來，今早不回來。不教早些送來，再等半晌吧！哼，這人家！

來成妻：（在內）我使喚不動仨都們（她們）！

來：要你叫你幹什麼嘍？由她們嘍？（扛繡線）×他娘的，你乾左是為錢動。（常是那股勁）！元生你把前日放地裏那把畚去取回來。

元（在內）：前日我走時候，對你冬生說來，教他取回來嘍。

來：他沒有取回來。

元：我趕不上，我不去。

來：×他娘呀！（下）

存先：（在大門外叫）元生，元生，還沒有走嘍？咱走哇。

元（急上）：存先，你先走哇，我隨後就去嘍。（拉繡由大門出，）我這褲到破成這嘍，你還有給我換條褲嘍？你不答應我，我也不打留你狗×，管保不知道是誰排攤上什嘍！（說閒話）這褲攤上這就不錯

幹。(趕驢下)

妻：誰把我這綫蛋來偷走啦？這家裏偷成了小馬窩啦！昨天黑夜還在來，轉馬時辰(一小會)就不見啦！(上)元生家，你見我這綫蛋來沒？

喜愛：我沒有見！

妻：誰把我這綫蛋來偷走啦？

喜：你說我還是人啦？偷你個綫蛋？你當上個當家人，想說人啥就說人啥啦？你招呼住些吧！我可不吃這一挂！

妻：不敢問問你？問壞你了？

喜：你好好問我？我見你勿(那)東西來？(回家)倒囉啦！

妻：粗人不長身，單長一個壞心，本事倒不行，費可够一份。羊生，羊生，你就不能起來個讓(做)上個啥，孩！

羊生：(帶病上)娘，我又不是不想動彈，我這兩天身上有些風道，臉上的瘡更厲害啦！我實在是沒有精神呀！

妻：呀！噠呀，光情(不想)這幾天成了駱駝個(這樣)啦！羊生呀！(叫板)

(唱)見羊生不由娘心中該痛，幾年瘡痍不好害得真罪。去年間遭災荒沒有錢用，等夏收請名醫救治病症。勸我兒暫忍耐不要怨恨，要養病還須得把心放平。勸我兒快回去好好養病(過板)孩！回去吧，招呼傷了風。(扶回)(小孩哭鳳仙：孩站門上)(唱)那個兒也一樣時刻掛心。羊生家你今後把前途(往前趕趁)，能織布勤紡花學習好人。像你這懶屁股天天不動，也穿穿也要穿過光陰？況去年天荒旱糧食快盡，沒糧食你爹爹日夜憂心。咱家下八個人都不對勁，一個人一股心恐怕不行。倘若要分了家無人勞動，那時候我看你怎渡光陰？(送板)

鳳(唱)老母親講此話句句是真，你的兒常有病小孩累人。倘若要分了家無人勞動，還得娘幫助我做些營生。(切)

妻：你兩人可怎麼呀孩！(鳳哭)

鳳：我也沒法呀娘！

妻：賊？我勿(那)綫蛋，你見來沒有？

鳳：我見我大嫂有個白綫蛋，你不會問問我大嫂？

妻：（叫）冬生家、冬生家，你取我雞蛋那粒？給我取出來。答應還答應
吃？（跑到大媳家）冬生家！沒有在。你大嫂去了那嘍？（坐）

鳳：我知道人家？你倒係個婆吃，走佢（佢音「你呀」，就是「人家」）
還不告你說吃。佢給我說勿正（說那做甚）吃。嘩，事到臨頭來，張
嘴就嫌我不動，她嗎肚裏就連個噲也裝不住，管保又是去村裏借追吃
。（「借追」是有話學給別人聽）。

妻：有件事吃？

鳳：我可不給你說。

妻：說哇怕什麼？

鳳：要是告你說了，你要對嗰邊（「嗰邊」是「俺」）爹說，他勿脾氣不
好，可要鬧火紅了吃。不給你說。

妻：我給他說勿正吃，孩？

鳳：你不說麼？娘呀！（秧歌）

（唱）說起福娘大嫂，佢勿（人家那個）勁比人強，三頭兩說他不是貨
，有些事情把（往）外揚；說你待人不公道，偏三向四壞心腸；說你
壓迫兒媳婦，抖擻我們鬥爭娘。今次給你先說透，（拖板）……

羊：（內喊）回來給我擡柴來！

鳳（唱）：（往回走）我的娘你早些作提防。（送板）

妻（唱）：聽此言語火上揚，冬生家我這不應當。三個兒媳都一樣，有事
忍耐在我肚裏裝。因你播婆常受氣，左遮右蓋說你賢良。平空挑撥鬥
爭我，數算起來真恬涼。（切板）（哭）

貴花（上）：娘，你哭什麼？我這幾天沒有來，你倒又生氣來。不要哭，
說哇，娘！

妻：唉，貴花！（叫板）

（唱）見女兒小貴花淚如雨下，說為娘當婆婆難見鄰家，以前那身知道不
用細拉，那個好那個壞面還怪他？有甚事我的兒中間說話，左是（當
是）叫娘忍讓把氣來消。我的兒你走了不過月把，提過那話就說娘
氣殺；你大嫂在外邊亂說瞎話，說為娘有偏心不會當家。你教我把
娘鬥爭一下，為娘這老臉皮那裏安插。生生是聽上你這話真大，你只
落吃黃連苦不可說。（送板）

貴(唱)：我老娘說罷了心中細想，這件事倒叫我大犯思量。我的娘待媳婦都是一樣，有甚事多忍讓不較短長。平空地怎麼會起這風浪。(拖板)我大嫂，忠實和平，勳在人前，吃在人後，對我爹娘也可以，她是個有口無心的人，不識，實在不像，(唱)我心下細想大不相同。問母親這件事誰對你講？(拖板)娘，誰給你說來？不要哭！

妻：將頭(剛才)你二嫂給我說來個孩！

貴(唱)：萬不要信他話鬧起顛荒。叫母親你要把寬心來放，有孩兒我與你來作主張。(切)娘，你還不知道嗰二嫂勿話？來我給你好好調查調查吧，你也不要平空聽上勿閒話就生氣。

妻：你就左是爲頑(那樣)個說法，(表示不聽她話，提鑿回家)。回來哇。

貴：你先問哇。

喜：(先哭，一見貴花帶笑，活潑的跑上握手)你來啦，孩，貴花！

貴：來啦個，三嫂。(看)你哭來？

喜：沒有。

貴：聽着你还是哭來。紅管(大概)這幾天娘母們又生氣來！

喜：(笑)不是來！是仔逆三哥，我瞞着他想換褲呢，可不跟我耍。他不趁答應我，我也不答應他。娘跟你說什麼來，貴花？

貴：娘說來，你們到鬥爭仔呢，有這事情來沒有？

喜：爲(那一)天娘叫二哥去担一遭水來，仔鳳仙就不叫去。娘可罵了他幾句。

貴：二嫂說甚來？

喜：你聽着二嫂不言不語不說什麼話，說出一句話來，可是能挑起事來。趕晚氣(晚上)和我跟大嫂說，娘罵嗰二人來，你說來叫鬥爭娘呢。

貴：你跟大嫂聽她勿話不聽？

喜：我不聽她勿話，大嫂你也不聽他勿話，誰還不知道她是只逆(怎樣)個人呢？

貴：往後你可不要聽她勿話啊，三嫂！

喜：不，孩！

妻：(在內)貴花，你來，孩。

鳳：貴花，你二哥叫你吃！來，孩！

妻：元生家，今日該你做飯啫，你去通火來沒有？

喜：我知道？勿也得告我說啫哇？（進廚通火），（抽柴回廚房生火，囁囁，喜愛兩眼淚出來）老二家！（怒）

鳳：（怒）怎啫（做甚啦）？

喜：昨天黑夜單意把火糊熄，今清早也不早些對我說該我備飯啫，我不管啦！（怒下回家）

鳳：夜來勿是老二家做飯，不是我來，你可做呀不做呀，你茄（制）不住我。

貴：（出來）三嫂，三嫂，來幫助你生火。天到不早啦，不要生氣！快整做飯哇。來我給你補柴來。

妻：（出）×你娘們，吃動了又撥來尾巴又放屁，動動了又噠又突，都坐着吃吧！

（女從門外抱柴上）

貴：娘娃們，左是你爲個個，不知道你罵什麼啫！你今年沒有米，怎麼不罵得二合米來啫？三嫂，三嫂，快來做飯來吧！

喜：我不管啦！到會吃撥（搵弄）人？你可做呀不做呀！

貴：這人家們，娶！（進廚，放柴）佢佢把舊飯燻成新飯（這樣）儼樣啦，還沒有人端端啫！（端飯出）娘，倒那哇？

妻：來我聞聞呀孩！（聞）這還能吃啫孩？瞎去倒勿牲口槽裏，嚙嚙牲口吃不吃。去年沒有打下糧食，像這樣浪費還能幹啫？（喜愛站在一旁角落不言不語聽着）

喜：不能幹，另不開？（問家）

鳳：（在內）另就別開哇，蛤蟆也要過啫，蠅叫也要過啫，誰虧果誰啫？仗勿就吓唬住人啦？

貴：（倒飯出）都少說句哇！這種年成沒吃沒喝，熬還熬不過去啫！佢政响號召人們節約生產啫，你家裏這人們也不節約，也不生產，光是天天吵嘴啫。

元生：（拉馬由外邊上）娘，飯中啫沒有？（到圍牆邊，又回拿槍坐院裏練槍）

妻：還敢有在着火吃滾！羊生家，你就不能出來給咱幫助熬飯還頓飯？

元：（元生，無哭）你孩累得出不去個，娘！

妻：這火着着火滾，鍋裏還沒有水吃！

元：這火着着火吃。（向元）快去給咱担遭水哇。

元：這火着着，連添鍋水還沒有吃？這羊生就連遭水也不能担呀！

妻：快來呀！（叫板）

（唱）元生說話不中聽，未會張嘴兩樣心。
你這大哥豈能受，像你這樣可不行。
因說今年天亢旱，糧食不進吃出冬。
要想法來補救，只有以肚難存生。
你不是要槍就弄棒，推辭村裏當民兵。
優抗對咱沒益處，還是生產為正經。
快去給咱担遭水，你爹回來不成。（送板）

元：（唱）母親講話不沾音，光顧自己理不通；
無軍隊誰去打日本，優待抗屬是正經。
年頭不好不光咱，有糧沒糧我不聽。
生產不能光靠我，村裏常常有事情。
教你大兒他去動，不要給我胡個謊。（切板）

妻：小猴勞喚，你說叫個什麼吃呀？

冬生：（上，在大門外）娘，飯中啦沒有？

元：吃飯？吃且吧！（出大門外）

妻：你去那呀，不担水？

元：民兵要開會呀，忙吃！

冬生：飯中啦沒有？

妻：連添鍋水還沒有吃。叫仔元生去担吃，你才走啦！不曉你去給咱担上遭水吧，孩？

冬：（怒不言）呀，担吧！（担桶下）

妻：要像是這個樣子，各懷心事，一個人一股勁，誰也使喚不動人家，渡這荒年？只有死吃！這人家可要能幹好吃！

冬：（担水到廚倒水又出），（三媳已在廚），你曉知家裏還講吃，也不

收拾收拾。

喜：（怒下）自然不嫌你老婆好個！

冬：蠅蜂一轉，動屍骨就傷人！等吃還可早啲，我出再路上個啥來啲。（取鑊）你不快趁做飯？（下）

福：（上）娘！做晌午飯沒有？

妻：（怒）你勿好心眼？你昨天黑夜單意把火糊熄，連清早飯還沒有吃了啲！你瞞瞞你到越學越可啦！清早起來也不對人說，不知道去那裏幹什啲！家裏這事情連一些也不計劃！渡荒年？只有死啲！你去幹你的，回來做甚來啦？老爺呀！你是婦救會人啦麼！誰敢說你哈？（怒回家）

福：（和氣的）你瞞呀娘哇：左是爲個說法！我走時候，對羊生家說，教她對你說來呀！

鳳：（在內怒）我沒有聽着你說。

福：快滾鑊呀不？

喜：（怒）火熄了，還不早些對我說啲！什麼心眼？

福：我對老二家說，教她對你說來呀！

來：（由大門處罵），×他娘呀！等晌午啦，連飯還送不得來啦！（怒把鑊意放下）你在家幹咩啲？我在地等到晌午啦，還不送飯去！×你娘呀！

妻：是我過？是我過？你不去說你勿嫌罵門？

來：你是個幹啥的？你還要強我啲？我幾嫌你強嘴呀。（欲打）

貴：你瞞仔爹吧麼？就左是爲的個！就不怕你都門美話？（貴花從家裏把她爹拉出來）

來：（喘氣）因爲年使（去年）沒有打下糧食，倒把我來送死啦，你還是爲股勁！還有勿冬生狗×的，叫他回來取飯啲，一回來再也不去啦！

貴：呀囉呀，沒有又去打圪塔了，係坐啲？

來：貴花，你看看飯中啲沒有？

貴：是啲。（進廚）快，你爹回來啦。（後台聽叫）

來（進小院——天井）這槽裏倒新帶（這麼多）飯，是誰來？驚成新個！不用說叫人吃，這牲口還不吃啲！（出大院）你部來瞞瞞可清不可惜

！不說是這年成，說是好年成也不是新個糟塌法呀？都難嘍？聽不着。到底是誰來？非定這這個問題不行，（驢又跳）。元來勿的口袋叫誰呀？（冬生由大門扛鐵笸來）還沒草呢？

貴：（內）三哥不在？

來：狗×又跳啦。冬生，來，咱去切些草來哇！

冬：勿可不是吧！切吧！（跑去切草）

貴：（端二碗飯付娘叫爹）爹吃飯哇！（冬生來成由小院出來，冬生到院端飯出院吃，喜端付來成又回廚，原由自己家到廚）

來成：是誰做飯丟下勿飯來？

福：丟下勿飯單意叫俺爹罵呢！

喜：是你兩人做飯，我知道？

鳳：叫大嫂說。

福：以你說是我來？

鳳：不是你是誰來？

福：（哭出）這真是老回（驢）嘍豆腐呢，揪住我這軟戶啦！短了什麼也是慣我！動彈動了也是我，丟下飯了也慣我，我個驢來，那地（怎樣）在這家也是不能活啦。我給你騰下。（往外跑）

貴：大嫂，大嫂，去那呀？（由家跑出拖住）

冬：我聽你來，明是勿，皮襖也穿嘍，冷凍也受啦，

貴：大嫂你不要哭啦。他們說你怕啥？你當是他都們捉住你米口袋來，麵口袋來？就狗屎又磨不到背上，唾臉上也成不了瘡。大嫂不要哭啦！

福：我還跟你們在一塊還能幹呢，貴花？（坐下哭）

鳳：（端一鍋飯由廚將到堂屋）

來：飯中了，不管旁人吃不吃你先吃飽。×他娘呀，賣布的一轉，吃（尺）杆上明白！

鳳：嫁漢就是叫養活來，怕人吃啥，娶勿媳婦幹啥？再說是光我吃呢？你兒不吃？你兒不嗎？

來：這是怕你吃呢？

鳳：不怕我吃哇，你說勿做啥呢？想吃糕（楚惠）我，我可好吃糕啦！（鳳將鍋放下，羊生由後打，鳳一推將羊生推倒，跑回家抱孩，妻由家

出，扶羊生回家。願將孩放下，帶哭的往大門外跑，賣花去急拖回）
，我給你嚙下。

來：你狗×們又不肯死男！

元：（上 到廚後又出）×他娘，爲啥不給我丟飯？我就該嚙啦？

來：餓就餓上嚙哇，你更換性口連料還不弄吃！使換了惹，不住國取，叫丟！你願幹了這道也行，不願幹了誰也使換不動你。像你還值錢鉢裏人要你幹什麼？（鹽鉢裏人就是閩人）

元：有道大兒們，你大兒担舉取是小惡頭，你也說他好。我走時候對他說把鹽取回來，他沒有取丟了，也說是我過。我就動了也說我不對，我動勿幹啥？還不叫我吃，以你說我到滾有啦！（叫妻）你來！（喜由廚出），爲什麼不給我丟飯？

喜：這人家裏規矩倒不小；做多了嫌丟下啦，做少了嫌不夠啦，勿也是有人叫我少做些來哇！又不是由我吃！要是你有東西勞，做吧麼！

元：非給我重做不行！我不能餓！

喜：你給我米，我給你做！

來：米，自然不像先頭啦，都不節約，挑擦吃，敢是有個挑擦不上的時候啦！

元：（向喜）你到會推辭！沒有給我丟下飯，你說是娘叫你來；我叫你給我重做，你沒有米。天氣到晌午啦，你清早飯還做不中吃，這也是娘叫你來？

喜：逆老大家夜（昨日）纔來把火單意糊爐，也不對說該我做飯。我知道是該我做飯吃？

元：你這個狗×，每天三頭兩說挑翻得我老婆和我不說話，我黑來單意把火糊爐，你一天家毛毛皮皮鹽臘前前。這家裏跟上你就不能幹！

福：誰糊上火不好惹吃？你說我挑翻你老婆來，我挑翻她啥來？你媳婦又不是不會說話，你教她說我挑翻啥來？你說麼？（喜應元，應福，回家）

福：不用說你一家家是欺負住人啦！我那怎麼也不能活啦！你害了我哇！
（往元生身上撲）

元：我可不敢！（也挨打福，賣花跑出來拉架）

鄉：「勿才真係咁！」

來：「這人家，男咁幹？」

(幕下)

第二幕

佈景：照第一幕

時間：與第一幕相連

敲幕時武縣長和李來成、來成妻三人在這裏談話。

縣：老李，因為你這個人家我到來跟你說好幾次，這人家是非男不行！

來：我不是要男哩，去年秋天糧食沒咋打下，現在這可底括起來還有四石一斗糧食，再吃不上一二個月就得把口去捱起來哩。不男不咋幹呀！

妻：嘩嘩，縣長你問俺老漢，他心裏也是不願男呀，男人家是辦好事情哩？一天家七黃八黑趕是誰不在一土呀，縣長！

來：(瞪眼怒看妻)哼，我知縣長說假話，用你咋男哩？我不他娘……

縣：誰有意見也能說嗎？老李，你不要這話。你說哩。

妻：你在家裏事也是由你一個人主張，誰還敢張張嘴哩？我可不敢說啦。

(下廚房)

縣：(笑)以我看，你這人家還是非男可以呀。

來：不男是不由人呀！非男行！

縣：沒有糧食應當大家節約努力生產克服這個困難。

來：人家們都是生產哩，我這家裏每天生氣哩。

縣：現在可以定生產計劃嗎？

來：就是當下定了生產計劃，當下也定不出米來呀，縣長！

縣：老李，你這家裏都是能生產的人，是怎樣不能得糧呀？

來：唉，武縣長！(唱四六板)

磨家人團結太不好， 都不去動彈光酒桌；
你強我弱前吵鬧， 扭鼻打氣真惡毒。
再打幾天分不了， 吃完了糧食怎開交？

縣：（唱）

老李不要心焦燥， 家裏和氣最爲高，
自古人多主意好， 大家拾柴火氣高。
各懷心思要檢討， 互相檢討就能消。
你這家庭不和好， 多轉彎方式來領導。（切）

根據你剛才說的那話，憑地是你在領導方式上有些缺點吧？

來：我總是動在人前，吃在人後，我有甚不對呢？

縣：老李，那個人也有不對呀。像我做工作還是經常討論，通過大家，有時候還是有不對的地方哩。

來：縣長，你說我有甚不對？你給我說說呀！

縣：我說你以後要教他們說話。家裏有啥事要和大家商量，走過大家然後好去幹。

來：縣長，自古說得好，一縣只有一個縣長，一家要有一個家長，我這人家裏由他們亂說起話來，亂！爭手越發弄不成啦！

縣：老李，我不是不教你沒有家長，是你以後要讓家裏人都說話，有事請大家討論討論就行。

來：縣長，你是不知道哩呀。我家裏這人都是「三才沒一才，只有十分紅吃才」。我就是憑着比他們清楚，就是和他們商量，他部門也涉有什麼好主意。況且我當上當當家人，還能在兒子和兒媳婦們叨跟叨下勿口氣？

縣：你還沒有懂得我這話哩，老李。咱進你家再好好談一談吧。

來：對，咱就進家再坐一坐吧！（二人進家）

妻：（由房出）羊生家！天氣快晌午呀，還不做飯哩？（坐院）

鳳：（由家抱孩出）娘，孩還沒醒哩，我不能去做。（站在院裏）

妻：不能做嘍，你經由（負責管理的鳳思）孩哇。元生家，你二嫂孩還不能做飯，你去給咱做做飯哇。

喜：（在內）妯娌三個人，你就是光能瞞着我嘍！我不去做！

妻：不去做，咱就不用去做，我一個人能吃的些哩！唉，這不另開怎麼能行？

鳳：娘，不管他們願另不願住，我實在說起來可是不願另呀。

妻：什麼這不另能行孩？天氣到晌午啦，還沒有人做飯哩！

鳳：我這另開能行？你兒啦，一天家是生病，我費，有這麼個小孩果得不行，另開當下就得死哩。

妻：另不另住孩，這是由我哩？

福：（由門上）天氣晌午啦，做甚飯呀？

妻：我不管，你曉生。

福：還沒咱米哩呀，娘？

妻：沒咱米下上把我吃了吧！（怒）

來：（在內）冬生家，縣長叫你有說的哩。

福：行（進家。來成出）

鳳：娘，你給我睡住些孩，我去給你兒做上些飯來哇。

妻：他那病就還是那樣子孩。

鳳：這兩天聽說分家，才起比先利害啦。

妻：給我孩，你去滾哇。（鳳付了孩，妻在說哭）

福：（由母房出回自己家）

冬：（由自己家出）爹，你叫我來？

來：哼！是縣長叫你有些說的哩！

（冬生進母家）

鳳：（由廚房端飯出）娘，你睡這飯粥吃？

妻：可以孩。把貴花取勿燒餅來給他燒上些。

（鳳取上餅端上飯回家）

冬：（由母家出）娘，縣長叫你元生家哩！（回家）

妻：元生家！

喜：亂甚哩？

來：人家縣長叫你有說的哩，快來哇！

（喜由門出）

（來看）

元：（進了自己房裏，放下背包米袋等東西出來打灰土）
喜：（由家出來）我給你到廚房煮飯來。（進廚房）
元：（進廚房，端飯出，坐院吃飯）貴花，你家裏教你回哩？
貴：（由羊生家出）三哥，你回來啦，你妹夫他也回啦？
元：回哩。
貴：我再天才回裏。（進廚）
喜：（端飯由廚出，距元二尺許，立吃，眼還看了看元，表示夫妻和氣。
這時元把飯吃完，喜趕緊放下碗，笑去奪元碗）
元：我去個哇。
喜：（笑）取來哇！（不多時由廚端飯出，對元）給你。（對笑）
元：你做來？
喜：我可要給他都做哩！我怕他們吃糊不動我哩。（取碗回廚房）
（這時候大門外聽着人說話音聲。武、來、冬三人同上）
妻：（聽着院裏有人，由羊生家出）倒來啦，縣長。
元：（向武）坐下，縣長！
縣：你受訓才回來？
來：縣長，快坐下啦。
縣：大家都坐下啦（全家出來坐在院裏）
貴：（由廚出，端水上）縣長，喝水哇。（放下茶杯）
縣：老李，你今天聽了勞動英雄們談話，我方才個對你說的那些，你感覺到怎麼樣？不另是不是能行？
來：不另啦！……大家聽了你說的話覺着都好。
風：不另了就好。
來：羊生家，叫羊生也出來。（羊生由門出）
妻：（由家出）縣長，來啦。
縣：你也坐下。
來：你叫叫你冬生家。
妻：冬生家，你爹叫你哩。
縣：哼。（由廚擦手出，喜也隨後出）
來：咱這人家是不是另哩？縣長也在，誰有甚不對，就當面說出來。

喜：縣長叫我怕雷？爲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心平過得海。（進門）

費：（由大門回來見母）縣長在咱家哩，娘！

妻、來成：在哩孩！人家武縣長對於咱家呀，可是窩心哩。因爲咱這另人家的事情，一連望了幾次風。

通信員：（由大門上）老李，縣長在你家裏？（縣長由家出）（對縣長）縣長，白晝請你開會哩。

縣：你走哇，我馬上就回去啦！

通：人已經齊啦，（出門下）

縣：老李！

來：嗯，縣長！

縣：教你家的人們都來參加這個勞動英雄大會來吧，聽一聽生產問題。

來：可以，咱都去聽一聽來哇。（冬生、大德、縣長同由大門出）（二媳出來進廚房不大一會又出）

費：娘，你說說我那哥哥們，可不要教另開嘍。

妻：說人家誰，聽我哩孩？我能管了人家們嘍？

費：娘，哎！（切板）母親不可錯主意，千萬不要把家分。和我哥嫂多和惠，你作當家要公平。有甚事精犯商議，不要與你古張勁。人家不和閑生氣，你在當中要調停。若把人家要分開，母親嘍！（唱）恐怕咱家要受貧窮。自古常言講得好，好家還怕分三分。我說還是不分好，另開困難更加深。（切）娘，你說對不對？

妻：對倒對，我說人家誰聽我哩，孩？我這這這的時候可受罰來，孩，你說他們們都還不是在天頭上活哩？我雖是好活不知是嘍。

費：左是你那古張勁，不了歲生氣哩，咱到我二哥這廂坐一坐來哇。（進二哥家）

福：（由對端端碗飯上）

元：（由大門進見大嫂）

福：元生，你受罰回來嘍孩。

元：（一邊走一邊說，怒）回來呀。飯中嘍這有。

福：中啦。（一邊走一邊說進半生家了）

縣：對啦，對啦。大家都坐下，咱們就開上個家議會，把你們的家來給我
和一和。

冬：要開了先讓上個主席主持會場。

來：不用選，教武縣長主持就到啦。

縣：（笑）這是你們家裏的事，我是來幫助你們一下，參加些意見。

來：縣長你給咱先談談，該怎樣去辦呢？

縣：我就先解釋一下，大家好發表意見。

來：可以。

縣：老李，（唱四六板）

現在民主新社會，	政府領導好辦法，
災荒年節怕食缺，	不要浪費要節約，
幫助生產勤勞動，	這困難克服能解決。
全家和黨大家幹，	豐衣足食有吃嚼。（送板）

來：（唱）

這些道理都懂下，	只可惜大家不合作。
只要大家能轉變，	我也不願易人家。（送板）

縣：（唱）

大家有錯不檢討，	各執前意見最分裂。
誰有意見提出來，	互相批評才能團結。（切板）
老李，你就先談吧。	

來：我該談甚麼哩，縣長？

縣：你就談我在外邊給你談的那話吧。

來：好，我就先說。孩們，咱們就先來商量一下，你認爲分開可以不分可以？

元：我說還是不分，在一塊人多力量大。

喜：我說了，還是另開，活着危險些。

來：老李，你呢？你認爲怎麼可以？

冬：我方才聽了勞動英雄們談話，感覺到還是不分可以。要是不分的話了，老三，你可得在家勤耕種，光當上個民兵也不生產可不行。不能說勞動的勤了，坐的坐死了呀！

喜：你就他不動，我聽比上老二個一百二十勞。

福：他是有病人，咱還能跟他比？

來：羊生，你哩？

羊：能在一塊沾人家們些光啦更好，要是不能行了，我就餓死也活該！教人家都嚇哇。依我說了，就不另也可以。

鳳：我實說哇，也是不願意另開，要是另開的話，當下咱就不能幹。

壽：老漢！家要是不另了的話，以後你勿脾氣可得改改哩！

來：（起火說）老子到動了一輩哩，有甚脾氣哩？

縣：老李，不要發脾氣，你聽我給你們說。

來：你說哇。

縣：老李！（唱快板）

召開家庭會，	互相來批評。
不要耍脾氣，	說話要和平。
自己有錯誤，	檢討作反省。
別人提出來，	接受要誠懇。
大膽提意見，	徹底要糾正。
自己不願說，	別人再補充。

元生，你是個青年人，又是民兵，你先檢討。

元：我說了，我對我大哥有個意見：做甚事情可是內尖哩。

縣：你要先起個榜範作用，先檢討自己，然後再好對別人提意見。

元：我就先檢討自己：我是光想吃好的，不想生產，不願動彈。

縣：對對對，就是這樣才算是個青年人哩！誰對他還有就提出來。

羊：咱因為現在有病不能動彈，是沾人家大家的光啦。

壽：哎，我是個擔拉神（障礙物）。

喜：我？我就不用檢討，我也沒有什麼錯誤。

縣：（笑）你們都還沒有了解了哩，我再給你們談一下吧！（快板）

咱們政府有號召，	生產計劃家家定。
想要大家有吃穿，	努力生產勤勞動。
自古三人成一心，	黃土也能變成金。
分家不是好辦法，	另開大家也得動。

我看還是不分好，人家興成往上昇。
以後全家大小事，都來商量作討論。
女人紡織上興齊，男女種地應分工。
學學六區常家史，齊勤英雄真有名。
女人學習高東敏，男人學學史純林。
當個模範好農家，老李哦！（叫板）
你看看元家不光榮？（唱六板）
全家大小齊勞動，黃土也可以變成金。
先公後私兩方便，爭取個模範好家庭。（切板）

衆：不錯，好話。

縣：勿了老李你就先談吧。

來：我說咱這人家要是不男的話，大家想個不男辦法。誰就在過去有甚窩屈，也提出來。縣長，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縣：對對對，就是沒有檢討自己。

來：對對對，我把我在從前不對的地方來檢討一下。孩們，我在過去，家裏的事由我一人主持，不讓你們說話，還好這脾氣，亂罵人。你們對我有甚意見提出來。你們有不對也要說出來。咱們今天說話，都得抓點良心。我這人一輩是個直人，有甚說甚。說話就不會打灣。縣長，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縣：（笑）對啦，對啦。大家有甚意見就照你爹這樣檢討。

元：我對我二嫂有個意見，就是好偷懶。生下「爲順」個小孩，甚也不幹。你看她大面上不說話，她是個「米裏藏蟲、肉裏刺」可是「傢伙」哩。（「傢伙」就是厲害）。

福：我說我在這家裏，吃苦營生，左是我多。嗚爹和嗚娘時常好罵我，如果以後能把這脾氣改了，我又不害怕動彈。其餘我還有啥不對處勞，給我提提吧，我自己也覺不出來。

冬：我說元生可是浪花錢利害哩！我連旱煙也不好吃，元生如常吃是紙煙。

元：你怎麼担土還挑是小龜頭哩？爲什麼給我是大龜頭哩？（立起來落繩像打的樣子）

喜：我攞我娘俾人不公！貴花來取腳洗勝，一齊都給我二齊家減老要死了。
• 別人只認渠不認哩。

貴：我也是有個意見，也不知道能說不能說，縣長？

喜：有意見，同你家說！

縣：能提，說哇。

貴：我娘活得可唔好哩！我爹，動不動就罵我娘。況且我娘也到四十歲了，兒成女就收！我說爹，你以後再不要！爲賊兒！（翻眼的）噃！對我娘你也！敢逆格脾氣才對哩。

來：我以後也定要改改脾氣。

縣：誰還有意見？

衆：沒有了。

來：你們都說，咱這個人家還另哩不另哩？

衆：不另哩。

來：我在從前對咱家裏，認成非我當掌櫃不行。我書也是一把抓，別人就不能干涉咱事情。現在我看見這社會上不論甚麼，都是爲民主，都能發言，我想這個辦法好，咱這家裏也應該一個新的改變。這個掌櫃不是先我能當，誰也可以當。人家哩也說成不另啦？咱把這掌櫃來重選上個人當哩。

縣：這很好。

衆：這該選誰啦？（大家都低聲商量）

冬：依我說，還是叫爹當吧，大家是不是贊成？

衆：贊成。

來：我可是幹不了，你們已經選上我了，我就給咱聽話。你們，依我說，咱家裏分成兩組：男人一組，女人一組。每組裏選上個組長，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來：那麼，就選組長哩。先選男人組組長。

允：勿叫選誰哩？

羊：依我說，選上老大哇，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衆：選出男組長來啦，選女組長。

衆：勿就叫選誰哩？

喜：依我說了，咱婦女叫人家稱做當上組長哇，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福：我可幹不了。

衆：幹了幹了！

來：孩們，這組長已經選好啦。依我說，咱這家裏也選上個管家，你們看選誰可以？

衆：勿就選誰哩？

福：依我說了，選上咱娘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妻：我老啦，對甚事情心裏也覺着麻煩，叫冬生家幹哇。

衆：你幹哇。

縣：還有甚沒有了？

衆：沒有了。

縣：沒有了，你們就訂生產計劃吧，今後如何幹。

元：我先提今後克服災荒辦法。（快板）

今後下決心，	錯誤要改正。
在村當民兵，	模範打先鋒。
搭窯能担水，	上地起五更。
抽時賣牛响，	院裏磨糶。
接受人批評，	公私兩方便。
補充十石糧，	保證能完成。

羊：我提：

因為身有病，	體力要改造。
幫助我父親，	在家把地種。
拾糞五十担，	鋤耨早完成。
每畝打二石，	秋收要加緊。

各：

只要你鼓勵，	今後我也幹。
--------	--------

在外住長工， 家家丟一半。
節約一石二， 能賺一石三。
補充二石五， 明天馬上辦。

來：你們媳婦們計劃辦些甚？

福：爹爹，（唱四六板）

我和袖更和惠， 要生產節約過人家。
公婆面前要孝順， 加緊做事勤紡花。
一月能換二斤布， 拍帶能彈十斤花。（送板）

鳳：（唱）

地裏事情我能幹， 對紡花織布要加緊。
大嫂多多幫助我， 一月要賺二斤花。（送板）

妻：（唱）

只因咱家糧食缺， 咱不要浪費多節約。
每天要省鹽半兩， 咱要吃十斤野菜菜。
每日要吃六升糧， 說節約小米正八合。
我和你爹爹和惠， 拍帶聽孩抱娃娃。（送板）

來：（唱）

全家生產訂計劃， 這一會心裏真快樂。
從前怨我做事差， 領導上好不該一把抓。
兒女們受屈我打罵， 凡有事不會做調查。
不講民主光由我， 把人家弄成個散沙。
從前不對應改掉， 咱同心合力鬧人家。（切板）

咱這生產計劃也訂出來啦，也可以訂出個會議制度和檢查制度來才好呀。

縣：這樣辦法是更好啦。你們就訂一下吧。

來：你們大家說多幾天開一次家庭會議，多幾天開一次小組會議？

元：一月一次家庭會，半月一次小組會。

鳳：二月一次家庭會，一月一次小組會。

喜：十天一次家庭會，五天一次小組會。

多：五天一次家庭會，十天一次小組會。（以上一齊亂說）

區：依我說了，十天開上一次小組會。一月開上一次家庭會，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羊：依我說了，人家大嫂說的對，就十天開上一次小組會，一月一次家庭會，你們贊成不贊成？

衆：贊成。

來：會議制度訂下了，咱把檢查制度也確定一下。

元：依我說了，每半月檢查一次，男人檢查女人的工作，女人檢查男人的工作，互相提些意見，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縣：你們這會議制度也定下啦，檢查制度也有啦，大家如果要像這樣幹很好，今後你們只要跟上政府走，生活一定一天比一天好！

來：縣長，光景這家裏只要和蕙了，什麼事情什麼困難都能夠解決了。我這人家要不是縣長你呀，還能有這樣的氣象？實在是多虧了你呀，縣長。實在是感恩不盡啦！孩們，來咱謝謝人家武縣長哇。（全家人有作揖有行鞠躬禮）

縣：（忙拉住）不要謝我，這不是我的功勞，是咱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方法好，應該感謝毛主席的恩！

來：我還得謝謝毛主席哩。

縣：（攔住）這也不必謝，毛主席他就是爲老百姓謀利益的，只要你能跟上毛主席號召走就行。

來：人家這毛主席領導的真正確，真好，以後我一定要跟上毛主席號召走。

衆：真是多虧人家縣長！（指縣長大笑）

縣：我走呀。

來：吃些飯走吧。

縣：不要客氣。

（幕下）

第三卷

喜：（一面紡花一面唱，仿左欄小調）

襄垣王村宋月蘭，忠實又能幹。
生產勞動多積極，領導起事範。
領導全村婦女們，這事不簡單。
紡花織布真勤勞，生活得改善。

真來快樂人呀！（叫板）

清晨起紡棉花加緊生產，多紡織勤勞動才有衣穿。
在從前不學習自由浪漫，不會紡不會織常時作難。
如今在婦女中間起模範，每月賺二斤布保證能完。
老公爹提出來膝場方案，按二八分紅利競賽挑戰。

從今後我更要加緊來幹，（過板）大嫂，你快出來給我修修紡車。

福：一會就去啦。

喜：（唱）當一個女英雄勞動狀元。（送板）

福：（唱）

清晨起在家中只把花彈，組織起婦女們紡花生產。
農忙前種地土幫助去辦，妯娌們多和惠大家喜歡。（切板）你
叫我做甚來？

喜：大嫂。你只是彈花賺錢吃，就不肯閑。

福：哦，是佢楊保老婆叫我給她彈爲（那）斤把花來。她連地還調不住啦，我還嫌她錢吃？

喜：快給我修修紡車，實在不好使喚吃。大嫂我可要批評你吃，你給老二家修勿好使喚，給我修這實在不好使喚吃。

福：你是因爲才學會紡花，我還有什麼二意吃？你瞧瞧好紡否沒有？

喜：好啦。我要不批評你，你就修不成這樣。

福：實在行要喚吃，老三家，你紡花多少穩當些，不要光圖快，紡不好可

不識穿。

喜：不好哇，不比老三家紡的好？一天才能紡三二兩花呀，紡得就和欠靈念一樣。

福：老三家可不單這識是識，單學老三家勿眼光太小。今後我總要幫助她學好，聽她人染心不笨，不單要學先有個人心要學。

喜：她還學吃，她是「米裏藏虫，肉裏刺」，靠她就靠頭，可能作些笨怪吃！

福：喜愛！（叫板）

老三家來要聽話，
大裁小身都學會，
我說你不要笑話她，
紡花計手巧妙家。（送板）

喜：（唱）

大嫂說的是好話，
只要大嫂幫助我，
白天做活夜開學，
我總要學習超過她。（切板）

福：你不要笑話她，你管你學好就可以。（送板）

喜：是哇。

鳳：（端藥進門，看男人不在）老三家，你二哥哪裏？

喜：見他出吃。

鳳：這個人才好些嘍，大清早不知道去了哪啦。

喜：你今清早紡了多少花？

鳳：一清早又是孩累，又給你二哥煎藥，還顧得紡花吃？比計還忙。

喜：唔——（合嘴笑）

福：老三家，羊生喝了藥啦沒有？（縫褲）

鳳：不在家。佢才出了外頭啦。

福：快出去叫他回來，清早冷氣大，招乎再發病了。

鳳：是哇。（出大門）

喜：大嫂你到做中飯啦？

福：快中呀。

喜：真算話，大嫂，我大哥才穿上新褲，你到又給縫縫吃？我大哥可要高興得尿不在夜壺裏吃。

福：不是給你大哥縫吃。

喜：給誰錢呢？

福：給咱村上那個榮譽軍人王榮勝呢。

喜：大娘，你真是財迷轉向呢，光說賺錢呢！

福：誰賺他錢呢？我是幫助給他錢呢。

喜：咱姓李，他姓王，你怎麼給他錢？

福：老三家！（唱）

老三家你把理錯想， 榮退軍人多光榮。
爲民抗戰在前綫， 與敵拚命身受傷。
政府與他把家安， 百姓幫他理應當。（送板）

元：（背糧由大門上，唱）

李元生喜洋洋， 十天賺了五斗糧。
將糧放在當院裏， 動彈能過好時光。（切板）

福：老三，回來啦，快坐下歇歇哇。

喜：我去給你端些水來。（下廚）

福：老三，今次賺了多些糧食？

元：好賣實，除了牲口人消耗，淨賺了五斗小米。

福：你歇歇哇，我去看看飯中啦沒有。（下廚）

喜：（端水上）給你喝水哇。

元：（喝水看妻）你穿這衣裳真漂亮呀。你過來，我囑囑你呀。（拖妻）

喜：做什麼呀，沒有見過？

元：可不是沒有見過吧！你什麼時候縫這件新衣裳來？

喜：是我上月紡花，淨賺了二斤多布，才縫來。你瞧可以不可以？

元：不管他們囑着怎樣，我總瞧着好。要不是加緊生產，還能穿上新衣裳呢？

喜：真是，我這個月還要更加油幹呢。你今次走了，咱家裏又開了一次會。咱爹說來，以後家裏誰都能加緊生產，賺下的錢要按二紅分八呢。唉，不是，不是！

元：唉，又忘啦。

喜：唉，我想起來啦，是按二八分紅呢。除了本錢，賺下的錢，家裏交八成，勞動人得二成。

元：人家八路軍生產就是這樣調度。咱爹自從武縣回來咱家陪了一大會，
腦筋就是轉變啦。

喜：這兩天咱家的人們，大家都高興吃。

鳳：（由大門上）老三，你回來啦！

元：回來啦，二嫂！我二哥好些啦沒咱？

鳳：好倒好啦，清早起來不知道去了那啦！我去哪也沒有蹤跡。

元：這個人真是不對，有病也要去跑。來，我出找找他。

鳳：你不要去，才回來歇歇哇。

元：沒要緊。不找他招呼再弄病了。（由大門出）

福：（上）老二家，把你紡的錢來取出來，咱在一塊秤秤。

鳳：我紡的不多呀。

福：有多算多哇。（鳳取出錢來）

喜：我也去拿來。

福：哼，給我也帶出來。（三媳下取出）

鳳：大嫂，你瞧我紡還可以不可以？

福：紡的太粗些。

喜：大嫂取來啦，咱比比誰家紡的多？

福：紡的倒多，就是錢條不勻和。

喜：我瞧你紡這呀，真好。

妻：（拿北瓜上）冬生家，你才正起一機布，調文這才該？（「正」也有人說是「造」，就是安置到機上）

福：以前爲機布平倒機下來啦。

喜：娘，在那裏摘個北瓜來？

妻：在地裏摘來哇。要不是大家勞動還能早早吃個北瓜呢？

福：人常說，盤個坡坡吃個窩窩，只要動彈了什麼也不成問題。

鳳：取來給你小孩滾湯了飯吧！

妻：冬生家，村裏軍隊開荒吃。你勿當兵人，也要生產吃。我活了五十多，就沒有見過現在這八路軍，一面生產，一面還要打仗。

福：老三家，婦女會今晚去挑軍吃，咱不勞（要不）去幫助軍隊打軍塊。

喜：我不去，我忙吃。我怕誤了紡花不合算。
福：你不去，我去。你給咱把錢取回去。
喜：打上一清早就趕集回來，咱不是正布嘛。
福：今天打了荒，明天經咋哩。（取包下）
妻：羊生家，羊生喝了藥水沒有？
鳳：我給他熬上，連個人都找不見啦。
妻：羊生可不聽說吃，才好了個又出去了。
鳳：娘愛，你沒有什麼做了給我擡擡花吧？
妻：嚶，你去取哇。（二媳下去取花）
喜：娘，你也給我擡擡哇。
妻：好，你也去取哇。我還沒給你們擡哇。（三媳下）
鳳：（取花上）給你娘！
喜：（上）給你娘！
妻：你爹那啦？
鳳：互助組時候認會吃。
來：（上）老婆，你不是忙。
妻：我應該有什麼做。羊生家，回家看看孩。
鳳：是啦。（下）
冬：（拉勸上）爹，你今清早，怎麼沒有去地哩。
來：我在互助組開會來。情張來說，地裡敵人增加不少，得使咱搶麥。咱們這互助組裏又開了一個討論會，明天就開始割麥。冬生你有什麼意見？
冬：爹，我說這個夏收，不能跟鋤苗一樣。
來：怎麼不一樣？
冬：又怕下冷蛋，又怕敵人搶，依我說，先給咱割了再給他們割。
來：勿可不行。
冬：爹，你是互助組一個領導人，你就不給咱作主？
來：冬生，（唱四六板）
冬生說話理不通， 你未從張嘴愛私心。
領導人總要起模範， 自私自利可不行。

還是先給別人幹， 總得叫他們都高興。
然後好給咱收割， 那一個他也有點心。
組織互助起了勁， 說不用三日能完成。（透板）

冬：（唱）
家裏麥黃不先割， 每天家光是爲別人。
自己有飯自己飽， 今年春無吃誰心痛？
倘若敵人搶完了， 兩手只落一場空。（透板）

來：（唱）
如今有了互助組， 大夥兒好比一家人。
只要大家一股勁， 先割後割沒啥分。（切板）
不能耍私心，做事總得公道合理。

冬：鋤苗是先給他們割，收夏先給咱收，我說這也公道，也合理呀。

來：你是顧己不說理，還是先給他們割了，大家一定痛快，動着也有勁，這樣才能把互助組搞好。

冬：我就摸不着你是個什脾氣，一天家光是爲別人打算。

福：（由大門上）爹，你不是開會來，倒完嘞？

（羊、元同上，羊提籃頭）

元：爹，你怎麼叫我二哥去拾糞吃？

來：哼，他病才好嘍，誰叫他出去拾糞來？

妻：仔仔，羊生你病才好了，在這裏躺躺哇，誰叫你出來來孩？

羊：不礙，我好啦。現在俺都鋤苗割麥吃，我在家坐不住。

元：爹，聽說八路軍來保衛夏收來嘍，我們民兵要去配合去。（向喜）給
我取槍來，擦擦。（喜取槍）

來：嗯，還是在那還米來？

妻：是仔元生脫根賺來的。

來：這是多少米吃（笑）

元：除入牲口消耗外淨賺了五斗米。

來：咳，賺的不少，元生真是能幹。

元：我聽說咱家裏開會要實行騰揚方案，二八分紅吃？

福：元生，咱家裏今次開會你不在家。誰給你說來？

羊：（笑）他有個耳報神呢。（喜喜）一定是老三家當臨收帳。
 喜：二哥，你就不要冤枉人，我可沒有告他說。
 元：這黃（這個人）才不坦白呢，就是你告我說哇，勿怕什麼？
 喜：你真不怕丟人。以後有話可要給你說呢！（衆笑）
 來：說起這二八分紅來，我也想起來啦。今天大家都在家呢，趁這個機會，就給你們分一下。
 冬：現在到分紅哇，我該得多少錢？
 來：主家叫你去看戲，你沒有去，在家繡了一百五十担襪，每担作了塊六錢，按二八分紅，你該得一百九十二塊，家裏該得四十八塊。羊坐雖然有病，不能動，可是賣飯賺了三百塊錢，自己該得二百四十塊，家裏該得六十塊。
 元：爹，我賣牛响賺了石二五，還代種有四畝地，在家裏也動彈，還有什麼來呀？……
 喜：還有駝駝賺勿五斗米呢。
 元：對，對，還有勿五斗米，該分多錢呢？
 來：這個賬早就算紅單啦，除了交家裏你該得三百六十錢。爲五斗米是少賺回來，沒有算裏，下次分勤了再算。
 喜：我啦，爹？
 來：孩呀，（叫板）（唱）
 論起你紅利也不少， 你該得一百九十零。
 只顧紡花把錢賺， 家裏生產不關心。
 紡花不要光圖快， 也得在家照營生。（送板）
 喜：（唱）
 公爹當面來批評， 我喜愛心下很贊成。
 今後紡花要學好， 家裏的營生也照應。
 推碾担水做茶飯， 到地裏做活帶男人。（送板）
 來：（唱）
 三媳講話真聰明， 再叫聲二媳你真聽。
 你在小孩紡花少， 說生產不多惹少分。
 該分大洋三十塊， 叫你零花買手巾。（切板）

鳳：爹，這樣分法真是公道。

來：冬生家，你在家裏，最吃苦嘍，不管做飯碾麵，左是你先去幹，又教他妯娌兩人紡花織布，這個月你織布彈花該分二百六十塊錢。大家對這第一次分紅有什麼意見？

象：咱沒有什麼意見。

來：沒有什麼意見了，就給你們分開。

福：爹，這兩天夏還沒晴收了，咱家糧食還不算多，吃喝上正困難嘍。依我說，誰該分多少，暫且記起賬來，收起算來再分大家說可以不可以。

象：這樣很可以。

妻：這個大媳婦真明理。

來：就是不錯。要是不分了，先每人給你拿上幾塊零花錢。

象：可以嘍。

來：勿嘍咱以後還要獎勵嘍，共分三等獎勵：甲等，手巾一條，帶一付；乙等，手巾一條；丙等，帶一付。來咱就把錢給你們先取上些。（取錢）元生，給你二十塊。羊生給你十五塊。羊生家給你十塊。元生家給你二十塊。冬生家給你二十五塊。

福：太多，我少拿上兩塊，叫咱家裏花哇。

冬：你拿上哇。

來：冬生，雖說你有些私心，在咱家裏動彈還數你能受嘍，給你也取上二十五塊。（冬生笑）

妻：老漢就不給我個零花錢？

來：恰恰分完啦，沒有嘍。

福：我給你十塊，教你花哇，娘。

元：我也給你十塊，娘。

喜：我給你五塊。

羊：我給你八塊。

鳳：我給你三塊。

冬：我給你五塊。

來：（擺手）不要不要。（全家大笑）

（幕下）

第四幕

愛蓮(上)：來成嫂，嚟來成哥在家不在家？

婁：不在家，去担水啦。快坐下吧。

愛：坐哇。

來：(由大門担水上)愛蓮。

愛：你担水來，來成哥。

來：噃。(担水進門)。

愛：嗰來成哥可能受吃，

婁：自咱成立起互助組，動彈着可有勁吃。佢家裏一擔外頭一擔，就沒嘍一會閑。

來：(由門出)愛蓮你來做甚來了？

愛：夜來日這個村裏婦女們開會，佢都選上我組長啦。

來：選上你你就給咱好好幹哇。

愛：可是還有些困難吃。

來：有甚困難？

愛：(叫板)來成哥！(唱秧歌)

婦女們想紡花沒有本錢，

來尋你給咱們做個灣灣，

來：(唱)

只要你能熱心領導生產，

互助組就爲了取長補短，

有個人想紡花託我存攢，

婁：(唱)

來成哥你真能照顧羣衆，

沒有錢稱棉花火成困難。

到那裏籌些款來作本錢。(送板)

婦女們無花本我能週全。

我有這你有勿互助一番。

拿出來借你們暫且使換。(送板)

對咱這互助組十分關心。

怪不到村裏人把你尊敬，……多生產有吃穿誰不贊成！（切歌）

來：哈，愛蓮，是我個親戚在我家寄放有十幾斤花，暫且給你借上哇。

欣：欣好給他還，你說可以不可以？

愛：還有這好吃！這花在手邊不在？

來：還不在手邊，空舍溝野在外頭放吃，趕黑夜去刨出來，給你借上哇。

愛：可以。

妻：老漢刨回來嘍，給我也借上幾斤。我這兩天也沒嚼個勁的。

來：可以，刨出來嘍是（刨出來再說）。

愛：來成嫂，他姑媽們在家不在？

妻：在家嘍。

愛：福娥、鳳仙，快出來！（二人出來）

福：愛蓮，做甚嘍？

愛：九團在廿四畝種勿地荒嘍。人家也沒有回來，咱出給傷挽草來哇。

喜：（上）咱這組人都去哇？

愛：咱這組今天分了二班，一班去給宋金割麥，一班去挽草。

妻：元生家今日身上不得勁嘍哇。

喜：沒得甚，娘。

鳳：勿嘍我去哇，叫她給我照住孩。

福：老三家，你就在家哇。

愛：咱都走哇。

（愛蓮、福娥、鳳仙下）

妻：元生家，你去歇歇哇。我照住孩。

喜：嚶。（下）（伏來上）

伏：來成哥在家吃！

來：伏來，你聽村裏人們對咱這互助組，有甚反映嘍？

伏：我沒咋聽說有甚反映。

來：（叫板）伏來老弟！（唱四六板）

這兩天村裏人……言亂道，……他還說互助組工作壞了！

往常年不互助什麼也好，……在今年互助期間工荒高！

伏：（唱）

咱們要團結羣衆加強領導，
今年春我本來糧食缺少，
上地裏手沒法做他不了，
地裏活齊動手做得很好，
在面前擺下的事實不少，
你不要聽那些特務造謠。
沒吃喝就落我低頭饑餓。
互助組救濟我才有今朝。
又給我借種子幫助肥料。
真他媽無根據胡說一套。（透氣）

廉：（唱）

這些話講出來誰都不信，
特務們造謠言迷惑羣衆，
不過是這些人怕要小心。
咱們要講實際事實爲憑。（切）

伏：來成老哥，咱就不用聽他那些話。真是自成立起互助組，不但把你家裏搞好，還給村上人解決了許多問題。你真是大公無私，爲人處事，那方面也可以。

來：可以？可以便可以，還有些不可以吃？

妻：老漢，還有甚不可以？

來：甚不可以？這兩天在民校作擁軍反省吃，我覺着門……（伏來似乎明白）。

妻：你覺着什麼？你還老漢？

來：我——不說哇。（後台吵鬧）

伏：這是誰家生氣吃？

來：管保是來旺家。

妻：漢老漢如常生氣。

來：走，咱去給他和解和解來。（伏來、來成同下）

元：（背槍上）呀，晒爹在家不在？

妻：（笑）元生回來啦！你爹去給呀來旺和家啦。尋他做甚吃？

元：有個窩囊的吃。（進自己門）

來：（上）做人家呀誰不知道誰家嘍，不知道誰家，不想是都一樣。

妻：老漢，你給呀和好了家了？

來：和好了！

妻：因爲甚來？

來：因爲家裏沒啥格吃的，老婆要和他離婚吃。

妻：沒吃的怎麼就要離婚？（向內）貴花給你爹點個火來。

貴：（由父門出）嚟，黑咗。（進房）

喜：（出門生氣）佢你兒要去參軍啫，你叫他去？

妻：他還差上天啫！

來：你不要好（這樣）說，參軍是件好事。又不是光他，佢要去嘍，叫佢去啫。（喜不滿意）

喜：爹你話佢去合適？

來：當兵就是青年人辦的事情，有甚不合適啫？

喜：不管咩，你都唔吧！（黑着臉）

貴：（由房上）爹，給你吃煙嘍。（看喜）佢你哭甚啫？

喜：誰哭來？

妻：是你三哥要去當兵啫，她唔願意！

貴：（叫板）三嫂呀！唱，（二行）

三嫂你係個青年人，	應該有個新腦筋。
自從來了八路軍，	婦女解放才翻身。
參軍本是光榮事，	為國為民去盡忠。
人人都在家裏等，	反攻勝利靠何人？
三嫂不要拉後腿，	招呼外人來批評。
哥哥前線去抗戰，	咱們生產要加緊。
青年思想要前進，	你也不要學勿落後人。
我哥哥參軍你保證，	妻子送郎去參軍。
打出日本回家轉，	全家團圓多光榮。（切板）

（笑）三嫂，你到底願不願？

喜：我說不叫他去來？他就去也得在家打並兩天啫？

貴：我知道啦，你是叫他打並啫？

喜：你話是做甚啫？

貴：（附喜耳旁）來我對你說。

喜：（笑）唔說甚啫？（回家）

貴：爹，你來？

來：叫我來核？（坐）

貴：嗰三嫂願意了！

來：（笑）對啦！要是願嘢，叫叫你三哥！

貴：三哥，爹叫你吃！（元生夫婦同出）

元：爹，你叫我來，（坐下）我計劃去參軍，也沒啲敢早給你說，也不知道你眼瞓娘願不願？

來：這還不好？我早有這心，是沒啲給你說。

元：你吃，娘？

妻：你願了你去哇。你爹說是好事，貴花也說是好事，我還怕說不唔去？

元：嗰哥嫂們不知道有甚意見沒啲？

（福娥、鳳仙上）

貴：你都倒回來啦？

福：村上說還要開個舉勞動英雄會啦，等一會再去啦。

來：她都來啦，叫她都說說話。

福、鳳：爹，說甚啦？

來：哈！元生要去參軍啦，你都有甚意見？

福：參軍是好事情呀。

鳳：參軍倒也可以，就是他二哥有病走了，家裏無人管理。

福：老二家，不是勿的個說法。元生願去參軍，家裏事情自然也能辦呀！

元：嗰大哥。嗰二哥吃？

來：他都上了地啦。

元：勿嘞你對他說哇，我去村公所報名嘍！（下）

喜：（看男人）報上名快回來呀！

元：（大門外）一會就回來啦。

福：（向喜）不嘞你跟上他。（喜笑）

（冬生、羊生同拿簍上）

來：你二人今晝割砍了多少箇？

冬：今年割長得旺吃，一前晚兩人就砍了四十箇。

羊：這還是我不能受吃，要和我大哥一樣，還要多割幾箇。（貴花，端水）

來：勿也可以核！做個個法，就不用發愁了核。

（貴花端水給冬生羊生）

實：哥，你都嘔水嘍。

冬：爹，元生開會咁午多啦，還沒唔回來嘅？

來：回來個久走嘍！

冬：去了那啦？

福：老三去報名參軍啦。等你都回來商量商量來也不回來。

羊：爹跟娘都願意？

妻：我——你弟兄顯嘍，我沒有甚說。

元：（上）大哥二哥，你都回來啦。我去參軍報名，也沒唔和你商量商量。

冬：你個報上名嘍？

元：不但我報上名，我還動員嘍一個人嘅。

來：是誰嘅？

元：小馬跟我去呀！

喜：定了幾時走嘅？

元：明天就走嘍。

妻：孩，你一定要去，我也不留你。不過去呀跟人家都好些，到了那裏稍回信來。

元：你誰對我參軍有甚意見？

來：嘿！（唱四六板）

你今參軍合我意，	爲大家抗戰理當先。
放心殺敵去抗戰，	咱家事情我承損。
我兒你要好好幹，	要從服命令與長官。
弟兄們互相要愛護，	對百姓利益要照管。
只盼把鬼子早打走，	合家人共享太平年。（送板）

福：（唱）

兄弟參軍我稱贊，	果真是英雄青年男。
黨前父母我照管，	姑娘們和惠要生產。
你妻年小我幫助，	我教她紡織做針線。
你只要好好去抗戰，	莫把家事就閒。（切）

冬：你去隊伍上放心吧。家裏種地嘍，你不要掛記，一定唔搗好嘍。

畢：號男子吃飯，借車到西，一定通過羣衆，可不要犯了紀律。

福：元生，這是我送你三十元錢，叫你零花哇。你走嘍，我在給你縫上個汗衫，給你補到部隊上吧。

元：你花哇，嫂！

冬：我送你五十塊錢。

鳳：（向羊生）你一遭給了他錢。

羊：我兩人給你八十塊錢。

來：家裏給你一百塊。

元：罷啦，花不犯啦！

妻：勿嘍我給個孩去快開做吃些飯來。

貴：我也去穿拿（帶做意思）。（下廚）

喜：你回來把你勿衣裳換換哇！

元：部隊上都是新棉衣服，不用換，就新哇！

貴：哥，個三嫂，叫你總是海份的哇！

福：（笑）元生快開哇。（元生夫婦回家）
（內喊村公所請新戰士吃飯哇。趕快去呀）

來：這才是給公家添麻煩！勿就就在家吃哇。
（貴花端飯進喜長門內）

小馬：（在內）元生，元生，村公所都等你吃。趕快開哇！

來：元生，小馬叫你哇！

元：嗯，我拿上鋪蓋。（拿上就走）

妻：（由廚）就在家裏吃些哇。（扯）

小馬：（在內）快走哇！（後台音樂起）
（全家都送出大門）喜愛（由家出，拖元生一男）：給你個手巾。（也送出大門）（福、貴、鳳，跑回來很高興坐桌邊發笑）

鳳：大嫂，新戰士買好，又是吹又是打，有多人擁護吃。

福：可也紅火呀。老三在勿頭裏，可高興吃。

貴：大嫂，你說個三嫂，和個三哥，不知道哪邊些些哇？

鳳：我嘍呀高低走不開！

(妻、喜同上)

喜：你都倒回來啦！回來也不叫上我。

貴：沒那敢叫你，我膽你膽非個三哥，眼請還下轉啦。

妻：光要要嘴啦，咱都到家歇歇。(下)

(來成上)

來：哈，冬生！羊生！元生去參軍走啦，今後咱這生產可得搞好啦！

冬：不怕，爹，一定能搞好的。

伏：(上)來成哥，咱村裏聽說選勞動英雄啦，聽說要選你啦！

來：早幾年是可以來，我這人老啦，不行！

伏：不管別人選不選我總是選你啦。

來：可不要選我，甚成績也沒的，選你別人吧！

伏：(叫板)老哥！(四六板)

五叻組多虧你來幹，

全組內男女把光佔。

幫着我開荒整三畝，

好地我買下一畝三。

糧食借了三斗半，

我夫妻才渡過災荒年。(切板)

你老哥果然會計數啦！在領導上就是有辦法，誰不服氣你啦？

愛：(上)來成哥，你農會主席等你開會啦！

來：勿嘮咋就都走哇。(來、伏、冬、羊同下)

愛：鳳仙！

鳳：(由門出)怎來？(做甚啦)

愛：今天開會選勞動英雄啦，咱婦女也都去啦。

鳳：等等我取上條手巾(下)

喜：(上)我也去。我去籠頭。

愛：又不是去招親，就勿耽嗟。

喜：不怕人家笑話。(下)

愛：快走哇！

鳳、喜：等等你。(由門出)

鳳：貴花，你給我攔住後，我要去開會啦。

貴：(由門出)給我滾，你去哇！

愛：便宜(現成)啦沒的？咱快走哇！

福：係，嗰去開會呀，回來了做飯哇。（四人同下）

妻：（出來）貴花，又開甚麼會呀，今日？

貴：係是選勞動英雄嘅。

妻：甚叫個勞動英雄，孩？

貴：噃，母親！（唱慢板 秧歌）

說現在新社會人人勞動，	有飯吃有衣穿生產加緊。
能吃苦能動彈全家和惠，	有計劃有辦法幫助別人。
對自己對工作公私兩便，	能領導互助組推動全村。
做事情起頭陣心衆擁護，	經民選才是個勞動英雄（切板）

妻：也不知道選上誰呀？

貴：聽佢都說要選嗰爹。

妻：要說起你爹，勿勞動來也不敢吧！

貴：娘，給你贖住孩，我出去曬曬火！（進廚房）

（後台樂器響）

冬：（跑上）娘，娘，快哇，嗰爹選上嘍勞動英雄啦。人都送來嘍。

妻：呀呀。

福、喜、鳳：（同上）娘，咱快準備一下，人可多嘍。

妻：你快給咱想個辦法，咱可怎辦呀？你快回給咱坐上個鍋。冬生，快回家給咱打並打並。（四人下）我去曬曬來呀。可也人多！（手忙脚亂）

（村長各幹部羣衆上，全家都來大門）

衆：咱都進家裏歇歇！

衆：不用，不用。

伏：來成嫂，選上嗰來成哥勞動英雄啦！

妻：（高興）呀呀！選上你勞動英雄啦，老漢。

衆：可不是，叫佢勿青年人當哩！可佢都要選我嘍呀！

伏：來成嫂，明日來成哥還要上縣裏開會嘍，還要當上縣裏勞動英雄嘍。

妻：呀呀！

村長：一定當上嘍。這毛主席也知道來成哥嘍。

伏：（搶說）毛主席說來成哥創造了新式模範家庭，要全中國都學習你！

家哪！

衆：正是，正是。實在要學一學。……

來：這可不是我創造嘞。（叫板）衆位！（唱）

想從前我家裏人各一心，	只想吃不動彈難渡光陰。
多虧是武縣長把我勸醒，	開了個家庭會改變作風。
大家說大家做實行民主，	執行了好辦法二八分紅。
自那時一家人都有轉變，	男和女勤動彈才有如今。
這功勞我老漢不配承擔，	該謝那毛主席領導英明。
從今後還須要大家幫助，	有意見不客氣多多批評。（切）

伏：還是該你多批評批評咱哇！

村：就是，來成哥，你對大家多提些意見，把咱村都搞好，將來爭取當個模範村。

衆：（拍手）這好，這好。

來：大家努力吧！

伏：來成嫂，他明日還要去縣裏，你快給來成哥打並打並吧。

村：來成哥，你歇歇哇，咱走啦。

妻：走啦。家裏來坐坐喝點水再走哇。

衆：不啦！（下，音樂起）

後 記

本劇最初由先鋒劇團編作，經與「農村劇團」在本埠演出，每季來成家庭的人提出了一些意見。「農村劇團」根據這些意見，人到李來成家住了一個時期，把每個人的性格和轉變的經過調番，然後又改寫了一遍，因此較逼真生動，獲得廣大觀眾的贊揚。邊區設廠英雄勞動英雄大會上，並曾被大家譽為演出戲劇中不可品。

原劇的第四幕，我們覺得欠緊湊一些，所以略加刪改。因為未能與「先鋒」「農村」兩劇團商量，這是很抱歉的，各地流傳可酌量修正。